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詳校官中書_臣程炎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本朝四

自熙寧至靖康人物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羣臣說話往往
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
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
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

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
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
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
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
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
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
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
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儒用○以
下荆公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為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強辨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

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
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
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
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
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
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
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
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

語人云人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
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
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
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
日可學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
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
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

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

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
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
神宗一日聞回易庫之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
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分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
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
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
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時舉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

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墜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

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道夫

呂氏家傳載荆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
來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
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
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却
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
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德行學則非

若海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
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
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
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
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

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煮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拯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
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
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拯其病死非
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
豈可謂非其罪個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
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且

居甫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減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某問明道共改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從所說縱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問章子厚說溫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說却好曰當時亦是溫公見得事急且把做題目問溫公當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曰溫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已又已病急欲救世耳哲宗於宣仁有憾故子

厚輩得入其說如親政次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
拳君臣之間只說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問宣
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彥霖繫年錄一段可見當對宣
仁論君子小人彥霖云太皇於宮中須說與皇帝曰
亦屢說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想是以未可分
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極重
曰當時若不得范忠宣救殺了他他日諸公禍又重
曰賴有此耳又問韓師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

二人却要與曾子宣日錄極見渠心迹當時商量云
左除却軾轍右除却京卞此意亦好後來元祐人漸
多頗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師朴無如之何又問蔡京
之來乃師朴所引欲以傾子宣曰京入朝師朴遣子
迎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

皆打出

可學○或錄云韓師朴是箇鶻突的
人薦蔡京欲使之排曾子宣云云

汪聖錫嘗問某云了翁政日錄其說是否應之曰不是
曰如何不是曰若言荆公學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

廟委任則可

壯祖錄云若言荆公學術不正負神廟委任之意是非謬亂為神廟聖學之害

則却云日錄是蔡卞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則

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辭以誣宗廟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矯誣上天為謗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得他倒方

伯豐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以討閹却不於道理上理會盖它止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

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濫殺
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政
日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
亦有不必要辨者却有當辨而不曾辨者

帶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
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
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撫撮其好者而未暇

賀孫

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學甚固

錄

陳後山說人為荆公學喚作轉般倉模畫手致無贏餘
但有虧欠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
人同己此皆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
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
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狼莠亦何不
可只為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銖

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
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

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

璘

唐垌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每誦其疏一段竟又問云王安石是如此也無荆公力辨之垌云在陛下前尚如此不臣垌初附荆公荆公不曾收用故

後詆之。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逐，貧用以作裹足。魯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遂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揚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

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道夫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荆公做出東坡又却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

衙前之役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會破蕩晁以道文集有論後法處煞好

賀孫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

必大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

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拵了介甫只
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
何天生得恁地很

義剛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當記之
矣何待它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
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

琮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鯪家人供至
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

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
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
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文蔚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
一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
為獐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
抵類此 必大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蘓氏之學却

成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學
這便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
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曰衆也這是自古
解作衆他却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些子這
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義剛

先生取荆公奏藁進鄴侯家傳者令人傑讀之

廣錄云取荆公

議府兵奏藁及鄴侯與德宗議復府兵之說
令諸生誦之曰如今得箇宰相如此甚好

又讀益

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

侯有智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
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繫其四將惜乎不
用也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拂人情元
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
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
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
仲自以為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
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倔强時只欲卑巽請

和耳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
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
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
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
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
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
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
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

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
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
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
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人傑

○廣錄云京畿係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
時潞公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
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將來廢了可
惜因言軍政後來因事而添者甚多添得新者却不
理會舊時有者祖宗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
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
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州舊有禁軍時不理會又如
潭州緣置飛虎一軍了都不管那禁軍與親兵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

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植○以下溫公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

義剛

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

誠裏

閱祖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

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
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冽不食行惻也求王
明受福也 卓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
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
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 端蒙

司馬溫公為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
其為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

沉深 可學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 德明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揚
范蜀公作溫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

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却無事若依范所作恐不免

被小人掘了

義剛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非溫公書

蓋其中有記
呂文靖公數

事如殺
郭俊等

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

藁本要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為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已則不能也

個

溫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
為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溫公集中自有一段
如此說也說得好却說他人以生為生育之生者不
然抑論如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
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
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
煞喫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討頭處病翁
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

個

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

方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疎畧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

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

事

德明

元祐諸公大綱正只是多踈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

反倒

揚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樂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閉著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

元鎮意思是其源流大畧可睹矣

偶用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
呂中公申公時為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
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申公遂
以其嘗治己之故恐人以為私報之讎遂特輕之當
時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
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

揚

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今熙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

雪理此元祐人之過也後徽宗即位求言人盡言之
後為蔡京將放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以鍾世美

第一蘓季明亦以此得罪

揚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
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道夫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

滯

范淳夫說論語較麓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
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

都恁地白直某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歷
便是出於好人之門

賀孫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正是他所長說得出能如
此分曉

必大

范淳夫不可曉招李方叔教其子溫輩

溫者不佳

又嘗薦陳

元興自代若道要純謹李方叔初不純謹若道要學
術議論元興又不是這樣人

德明

韓持國趙清獻俱學佛向在衢州見清獻公家書雖佛

尋常言語奉持亦謹居家清苦之甚韓持國卧病令家人奏樂於前就床上輟轉稱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多矣

德明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倣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倣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倣則知倣者在所當克也

必大

南豐與兄看來是不足觀其兄與歐公帖可見

義剛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

亦進荊子後得滄州過關上殿劄子力為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畧畧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其文極妙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辭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

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踈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置閒處蓋為是也後韓忠彥欲擯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懇懇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迂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

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

不自知其踈脫載之日錄

儒用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
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
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
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
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
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

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
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
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
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
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
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
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
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

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
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
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揚

問黃履邢恕少居太學邢固俊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
二人却如此狼狽曰它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
然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職
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
過多個

邢恕本不定疊知隨州時溫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康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慎勿輕為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便不得下說處開封劄子事只是後來撰出當時無此事辨誣中有妄謂二字

德明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不確實到處裏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俟邢救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當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干段臣亦不救當時治

起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毫髮必治之揚

邢恕令王直方父為高

忘其名

做一脫宣仁欲廢哲宗事

由文字令高上之人初不知之直方臨死以文字籠分人籠中有其文字在其說謂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弟徐度侍郎云便是立神宗弟亦無不是揚

蘓子容薦李清臣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蘓聞之駭然

出蘓語李曰邦直將作好官振

因論高甲人及葉祖洽曰此人本無才能但時方尊尚介甫之學祖洽多用其說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

人

按編年上好讀孟子人未知之時廷試進士始用策葉祖洽鄉人黃履在禁從因以告之祖洽試策

皆援引孟子故稱旨擢為第一

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

之人提拔不起當時不甚擢用元祐固是無緣用他及至紹聖間復行紹述之說依舊在閒處無聊之甚遂自詭以為熙豐舊人知熙豐事為詳又謂趙挺之亦熙豐舊人嘗薦臣今蒙擢在言路乞召問之士大

夫貪得患失固無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謂此等人亦緣科第高要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牽引它不得蓋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似看是甚網都迸力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底人如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一樣底人如何牽得他

儒用

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曰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

念大悲咒一般更無柰何他處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談言士人們做文字問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廢言說得好處須還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別耳

友仁

學中策問蘓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蘓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蘓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蘓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

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蘓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

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蘓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蘓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

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

好

道夫○以下
三燕及門人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
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
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
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
爭箇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
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
只看東坡所說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
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

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與非是
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
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
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
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
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
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

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

因舉魯直飲食帖

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陰

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蘓並稱是如何

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賀孫

問二蘊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

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蘊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

不得而非之

個

二蘓呼喚得名字都不是了

振

兩蘓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薄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

論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公謹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
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薄

或問張安道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
虧了後來為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
溫公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為溫公
神道碑叙溫公自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
丞再為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後觀

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

湖州人
忘其名

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

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為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某嘗問劉公之

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托某人買妾
其人為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
為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為
正人所惡那邊又為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箇修飭
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
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蘓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
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
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

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
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脩飭廉隅不與已合者即
深詆之有何高見卓

溫公自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所論不
行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東坡作溫公神道碑只說
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却節去論方平事為方平諱
也某初時看更晚不得後來看得溫公文集方知是
如此大蔚

老蘓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

學蒙

因說老蘓曰不能言而踈蹊者有之未有言踈蹊而其

中不踈蹊者

揚

三代節制之師老蘓權論不是

謨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

若海

東坡解經

一作解尚書

莫教說著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

人發明得分外精神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

亦然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
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
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
己煖煉得成甚次第來

木之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
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
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
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

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義剛

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欲其說之

必行

淳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碍理

學者所當察

可學

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

不柰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作主意

因論二蘊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常有
不得已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忠
厚了若更於罪之疑者從輕於功之疑者從重這尤
是忠厚此是兩截之事卓

溫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誠者以
其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
人併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敘事甚畧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某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金事宜苟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金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

公意矣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為此舉實為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

其議論爾

道夫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為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產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場相撲相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

淳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

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
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
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
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
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
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
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
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

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蘓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荅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吏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個

須見得道理都透了而後能靜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

慧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

淳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見識甚次第才智它見得那一道明早亦曾下工夫是以說得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說道也不曾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飄飄地沙魔過世

謙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籟上

相會坐時已自瞋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

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

東坡曾知貢舉○揚

東坡記賀水部事或云無此事蓋喬同紹東坡以求詩

爾個

東坡薦秦少游後為人所論他書不載只丁未錄上有
嘗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
叔如許東坡也薦他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

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
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
淳夫當時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
說是說非都是閒說若使將身已頓放在蘓黃間未
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
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已
是本其他都是閒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
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

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
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
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
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
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

賀孫

先生因論蘓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
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

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
何將做兩箇物事看盡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
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鷦鷯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
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
皆是胸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強有
為為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事有所為而然周禮
織悉委曲去處却以聖人有邀譽於天下之意大段

鄙俚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此如
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
意因說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
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本之間
老蘓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

白洞達

本之

予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
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淳

近見蘓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它也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

淳錄有外字

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

模樣
義剛

因說樂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

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
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
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鵲突無理會
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
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
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
老蘓曰看老蘓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

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著成甚義

理雉

子由深有物作顛瀆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

當時有楊三變兩來之號

門下侍郎

甚近宰相范忠宣蘓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

楊曰蘓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來居潁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避處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

揚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

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
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楊

龍川志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害蘓子美者是一李定害東坡者又別是一李定蘓東
坡時守湖州來攝東坡驚甚時陳伯脩為倅多調護

事

伯脩名師錫建陽人常作祭
院同了翁言蔡京後貶死

東坡下御史獄考掠

之甚蘓子容時尹開封勘陳世儒事有人言文潞公
之徒嘗請託之類亦置獄

子容與東坡連獄間其
有考掠之聲有詩云

世

儒執中子也世儒所生張氏酷甚

似是呂中公外甥

世儒妻

一日諷群婢云本官若丁憂汝輩要嫁底為好嫁要錢底與之錢羣婢以此遂藥殺之後置獄夫婦皆赴法其婦慧甚臨赴法時遂掣窓紙一片即搗成一番

字使人送與其夫

云云揚

蘓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其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蘓學士使一萬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一百三十

四

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
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
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
下矣

可學

東坡謚文忠時無太師曾誤寫作太師人與言之曰何
妨遂因而贈之今行遣年月前後可攷

揚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苦心極力學得他文
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

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富鄭公初甚欲見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黃某如何元來只是分武寧一茶客富厚重故不喜黃

振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

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與夏畦相去闊甚事

黃魯直以元祐黨貶得放還因為荆南甚寺作塔記人以此謀孽他故再貶所以蘓子由們皆閉門絕賓客有人自蜀來累日不得見詢其隣人云他十數日必一出門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由讓其坐且云待某入著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

黃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蓋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

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為諸侯不為不是蓋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則周室為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

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為王尊所劾沙隨
以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
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誦言于庭使宦官
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
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
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
元帝不足傳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
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

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為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
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大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
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
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
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
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
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

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文蔚

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
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為
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
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
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篋無副裘又云此
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

必大○揚錄云任伯作墓誌
所載不明此豈可不自於後世也

陳後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為友壻皆郭氏壻也後山推

尊蘓黃不服王氏故與和叔不協後山在館中差與
南郊行禮親戚謂其妻曰登郊臺率以夜半時寒不
可禁須多辦綿衣而後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於邢
家借得一裘以衣後山云我只有一裘已着此何處
得來妻以實告後山不肯服亟令送還竟以中寒感
疾而卒或曰非從邢借乃從趙借也故或人祭文有
云囊無副衣即謂此也趙挺之初亦是熙豐黨中人
附蔡元長以得進後來見得蔡氏做得事勢不好了

却去攻他趙有三子曰闕誠曰思誠曰明誠明誠李

易安之夫也文筆最高金石錄煞做得好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起朱張

飯隨廢蔡子詩此回休倔强凡事且從宜人傑

張文潜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填

滿只是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闌冗平昔議論宗

蘓子由一切放倒無所為故秦檜喜之若其他豈肯

無所為陳無已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戎好檜

亦喜之揚

徐德占為御史中丞不敢見人朝路見南豐叙致甚恭

南豐待之甚踞云公是徐禧久聞公名

云云
揚

董敦逸在紹聖間為御史嘗命錄問孟后事文字都上

次日忽入文字云臣昨日錄問時覺得宮中人口中

有無舌者臣恐有枉當時以御史錄問為重未上文

室時能論列未必如是後來朝廷以其反覆罪之後

曾子宣薦士皆一時名士董亦在其中名下注云臣

履常疑其人履前時細行亦謹與邢恕同學未必不
是為邢所誘也揚

汪表民進言史臣不能發明神宗德業其史不好諸小
人遂執此以生事揚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
欲涵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
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
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

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了如
何含含胡胡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
是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
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
做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
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
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
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

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賀孫

曾子宣初亦未嘗有甚惡元祐人之意被陳瑩中書之後遂乘勢作起徽宗政治之亦以其與熙豐本合也子開嘗有書諫其兄莫如此并莫用蔡京之類子宣亦有荅書謂吾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議論如此子開雖然所見亦鶻突楊

曾子宣作相薦蔡京子開不樂之甚力諫其兄即乞出

本不喜蔡京蔡京來去途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見又
不得遂謁見之京公服秉笏讞云今此得還門下皆賴
公之力翰林之助子開聞其言愈不樂一切失措京
秉笏讞之子開亦忘了笏只入手答之子開因蔡確
事被劉器之所逐後見其兄引薦繆遂多主元祐之
人子宣書與之曰平日吾弟議論平正無所偏黨吾
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如此子宣後見蔡京事
深自恨而敬服了翁

揚○武錄云京致恭子開畧答之忽出笏稟事因及子宣政事

子開正色曰賢道
家兄做得是那

曾子宣手記被曾揀出好底印行某於劉共父家借得
全書看其間邪惡之論甚多或問若據布所記則元
符間何為與章厚同在政府而能兩立曰便是恐不
可全信然每奏事布必留身對必及厚厚獨對必及
布哲宗欲兩聞其過失亦多詢及之至

了翁以書達曾子宣子宣怒蹠足而讀陳曰此國家大
事相公且平心無失待士之禮曾下足陳因此出

揚

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人凡作文多
好言此理當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予
之所以平生所立如此

陳了翁在貶竄中與蔡京輩爭辯不已亦是他有智數

盖不如此則必為京輩所殺矣

人傑○或錄云了翁固是好人亦有小小

智數云云

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

若海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

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
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
後可以忘言矣個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
有可觀道夫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
子由謫循州元城經行海州當時有言劉器之好命

用事者擬竄某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
康強宣和末年方沒只隔一年便有金人之禍使其
不死必召用是時天下事被人作壞已如魚爛了如
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今日且是無人望元城在南
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
為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羣小雖睥睨不敢動著他

德明○罄錄云此老若在教
他做時不知能救得如何

鄒道卿奏議不見於世德父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

彈擊之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
在三山刊龜山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刊
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處一事為疑故奏議不可不

行於世

安止判院聞之刊
於延平○德明

問劉元承撻鄒志完舟人事

見目氏容
語便當考

曰道卿赴貶到

某州元承為守舟人覆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

承撻之因云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煞做好官

德明○
揚錄云

舟子不用錢願載劉聞之
追舟子史一慎不得去載

先生傷時世之不可為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
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悲痛柰何劉莘老死
亦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
藥或云取首級皆無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
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初文潞公之
子及甫以劉莘老當言潞公欲除中書令諸公議
恐事多易雜若致激駁反傷老成道只除平章軍國
重事乃是為安潞公計耳渠家不悉反終以為怨及

甫以書與邢恕有粉昆司馬昭等語邢恕收藏此東
待黨事發即以此嫁禍於劉梁本來粉昆之語乃指
韓忠彥蓋忠彥之弟嘉彥為駙馬都尉人呼為粉侯
昆即兄也後事發文及甫下獄供稱司馬昭是說劉
摯粉是說王巖叟以其面自如粉昆者兄也兄況也
是說梁況之故王巖叟雖已死而二人皆以此重行
貶竄以死

賀孫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

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
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
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囑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
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梁劉之
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冤
之因論范淳夫及此○揚○廣錄云范淳夫死亦可
疑雖其子孫脩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
器之死得明白亦幾
不免只是他處得好

果老為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問相公以為

如何張曰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果曰如此則相公在
言路時論他則甚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
死急要官做後如此

廣

龜山作周憲之墓銘再三稱其劾童貫之疏但尚書當

時亦少索性

若海

章子厚與溫公爭役法雖子厚悖慢無禮諸公爭排之
然據子厚說底却是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相應被
他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

他出去又他是箇不好底人所以人皆樂其去耳

用儒

○以下
章蔡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為言

揚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詣學自當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

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侈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天覺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儒用

蔡京誣王珪當時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無大惡然依

違鵠突章惇則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姦黨皆為
為臣不忠揚

蔡京奏其家生芝上携鄆王等幸其第賜宴云朕三父
子勸卿一盃酒是時太子却不在盖已有廢立之意

矣義剛

蔡京不見殺淵聖以嘗保佑東宮之故道君嘗喜嘉王
王黼輩嘗搖東宮道君作事亦有大思慮者欲再立
后前數人有寵者當次立道君一日盡召語之曰汝

革當立然皆有子立之恐東宮不安遂立鄭后鄭無子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

義剛

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於潭州曰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客如吳元忠革亦其薦引不無牽制處金人初一番退時是甚時節臺諫却別不曾理會得事三五箇月只反倒得京逐數百里慢慢移去結末方移儋州及到潭州遂死問李伯紀後來當國時京想已

死否不然則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
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
如李泰發是其次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

矣

今衡州所刊劉諫議大集中有一帖與泰發蓋微
諷之按遺史京之愛妾二曰慕容夫人曰小李夫

人又童貫之子童五十者認以為妹生子脩復尚主
小李出其下怏怏求出遂嫁宣贊舍人曹濟後為湖
南兵馬都監京死潭州李
氏殯之於一僧寺○儒用

蔡京靖康方貶死於潭州八十餘歲自病死初不曾有
行遣後張國安守潭治疊此等為埋之然有人見其

無頭後來朝廷取看也

揚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燕國公後欲相之既而悔之但進太保上將謀內禪親書傳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白時中輩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聖既貶之又欲誅之乃命陳述持詔即所在斬之述且行上又取詔書從旁批三字曰脩亦然於是

兄弟及誅 揚

蔡條又有鐵圍山語錄條與攸雖不同然其用志又自

乖

攸只是襲押條欲
竊國柄○必大

許石丞在宣政間見奉上極於侈靡亦如龜山意歸咎
於王氏鳧鷖之說因別解此詩以進云涇水最濁濁
者所以厚民當時花石綱正盛許乃要將此等文字
去攔截不知攔得住否 必大

范致虛初間本因同縣道士徐知常者 皆建陽人薦之於徽

宗遂擢為右正言

徐本一庸凡人不知因甚得幸徽宗喜其會說話遂親幸之

致

虛未到即首疏云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蔡京為政不可京一到這許多事一變更遏捺不下雖為曾子宣論列一番然如何遏得蔡京之勢呼嘯羣小之黨以致亂天下范一到便為驚世駭俗之論取他人之不敢言者無所忌憚而言之熹

范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見魯直又見張懷素甚愛之一夜與之觀星曰熒惑如貫索東南必有獄范以告得

官湯東野資之入京亦得官

可學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
邸店中每士人大夫過但以觔舒縮便是長短他時
人目為猪觔以其狀似猪以觔掘土此數子弟因戲
以其號自標為甚猪觔大夫猪觔郎之屬少間為人
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舊見一策
子載今記不得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
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

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李燾也不曾見
此事只大畧聞得此一項語言

宣政末年論元祐學術事如徐秉哲孫覲輩說得更好
後來全是此等人作過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明德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
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
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

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
為先其言之辯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
念大悲呪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
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事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
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
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
子之為_至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
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為非耳

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為好人否
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亦難識雖以富韓
馬呂邵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
就他皮膚上畧點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錄
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項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
作稅官以一本見遺看來富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
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
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

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

儒用

因言宇文虛中嘗從童貫開燕山隨童貫亦多年未嘗
有一言諫童貫之失後來徽宗與其弟粹中說聞卿
云虛中也極善料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執政不可
不得已出之虛中後為奉使金人留之尊為國師凡
事必咨問甚敬信之凡金人制禮作樂創法建置皆
虛中教之後來取其家眷秦檜盡發與之以其子某
為河南安撫或者謂虛中雖在北宋乃為朝廷嘗探

伺金動靜來報這下多結豪傑欲為內應因其子為師又烏珠是時往蒙國國中空虛虛中遂欲叛剋日欲發烏珠聞之遂亟走歸殺虛中而盡滅其族或者以為秦檜知虛中消息密令人報北朝云虛中欲叛故金人得先其未發誅之

卓

李宗嗣郭藥師其人甚狡獪靖康之難正原於此如李宗嗣此人只是會說却不似那郭底有謀那箇甚卓

義剛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
聲後却如此錯繆孫傳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
不好人材往往如此人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
朝廷遣其子灝摠師往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
危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
三綱按封氏編年
載此甚詳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
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
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

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

狩
儒用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舊嘗作帥時早間
理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
職事了相與久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間難教戒
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為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
事呂居仁亦嘗事之凡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
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以酒缸盛廳

前自往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歷
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
私偏先生又云小處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嘗
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居禁中事如罵然道君曰徐
許多問目教朕如何答他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
上處納了揚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金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
極好金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敵人

做他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為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北河之地則國家所持以為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般人出來可歎

子蒙

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消索無餘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

得倚仗之間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姚神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奇功取勝及却不勝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死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之敗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恠如种師道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氣數伯紀初管御營欽廟受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

以下使之自補師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遣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為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松老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神師道果可倚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

得事 可學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踈畧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

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

按綱除知密院

辭免劄子云方脩戰具嚴守脩以俟援師乘便逼敵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而遁候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幾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聞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

出种師道亦不知之
在微臣實無所與

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

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

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

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
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

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師中欲取
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嘗約如古張灝

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戮創累創力戰又一
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

而斬於
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因為有

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

可否遂恣然赴敵以死此二事盖出於孫覲所紀故

多失實問覲何如人曰覲初間亦說好話夷考其行
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
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啣諸公見李伯紀輩
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覲
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覲其所見聞進呈秉
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
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
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

不疑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
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
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儒用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紀不知當時廟堂問老种如何處
置种云合再劫諸公不從种再云拜告种老將不會
說盖金人不知吾再劫也當時欲俟立春出戰者待
种師中來也

德明

姚平仲出城劫寨不勝或問計於种師道曰再劫時不

能從使再刼未必不勝也曾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為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做

閑祖

因論姚平仲刼寨种師道令更刼曰金人以其不再來了再刼却是因說金怕人刼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人輕佻刼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喫火燒之類此人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常言吳兕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

云云

斫

營便是劫寨是他最怕此也汪丈帥福時某亦在逆
亮來時一日送劉寶去用兵汪丈問云今太尉去時
如何曰與金人戰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
三陣殺他不去矣蓋此中只有些精銳在前彼敵不
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已困於彼矣汪丈云劉大將
如此說了却如何揚

种師道字彞叔贈太傅世衡之孫也少從橫渠學練古
今事宜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

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諍
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
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
特命毋拜許乘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金使王芮素
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
卿故也又請緩與金幣禁遊騎使不得遽接俟彼情
歸扼而殲諸河公薨于第年七十六閱月京師復受

圍城陷上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金之去也師道勸上乘其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上嗟嘆之建炎加贈少保

揚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閒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

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

兵

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

種方應謂彼

云云今不可擊俟其過河擊之

許為上

備言其意方用之種關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種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

與聞

揚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

潰了道夫

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
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云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
一半說得極公道

道夫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
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
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
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
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饑寒所迫以苟旦夕之

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

如此

儒用○卓錄云因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

是高宗不能盡舉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有幾箇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惜宗澤在東京然招收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都亦以圖恢復被汪黃讒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與宗澤李伯紀輩猶有少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無糧食與他喫救他何如得其勢只得散為羣賊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某云

明州近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憤流涕如請駕還都之事皆脩載當時只是為汪黃所沮曰宗公奏劄云陛下於近處偶得二人為相當時駕既南下中原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金敵廟堂却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常見知宗子燾云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

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
尚願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
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
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
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燾云向見
叔尚時有一人常著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可學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

時為福州撫幹
因史直翁薦被

召知廟堂不肯休須著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

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昏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

薦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
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
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
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德明

劉聘君言在太學時傳寫伊洛文字者皆就帳中寫以
當時法禁重也

揚

靖康間士人陳規守德安府城金人羣盜皆攻不破

朝野

愈載有規跋
甚好○個

陳規

唐弼父也

守順昌先教市人做泥團如今涼棚樣閣之

於上金人來一齊放下滿街泥團馬陷皆不能動矣

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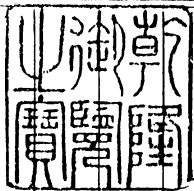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

從實錄編

出○
子榮

張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計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畝
只得一牛由是大擾時潁州倅李椿之攝郡與議不
合遂和歸去來詞休官歸作見一亭而魏竟追官勒

停李字彭年岳州人義剛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